



秦人入川对巴蜀戏剧与移民文化的影响*

李祥林

摘要:考察中华文化共同体,移民文化不可忽略。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号称“移民大省”。移民入川对巴蜀文化影响广泛,深入骨髓。从地缘看,四川和陕西接壤,秦人入川有悠久历史,彼此文化互动,交流至今。古代四川从秦灭蜀后“移秦民万家”入蜀,一直到明清,前后有五次大规模移民潮。陕人行走四方的经商活动也在戏曲题材中有所折射,秦风秦韵对巴蜀戏曲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剧种声腔方面。会馆看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娱乐需要,更具有吸引同乡、凝聚族群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巴蜀文化;移民入川;戏剧;会馆;剧种声腔

中图分类号:I1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2-0093-08

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号称“移民大省”。移民入川对巴蜀文化影响广泛,深入骨髓。从地缘看,川陕接壤,秦人入川有悠久历史,彼此文化互动,交流至今。古代四川,从秦灭蜀后“移秦民万家”入蜀(《华阳国志·蜀志》)到明清,有过五次大规模移民潮。入川移民中,除了湖广、闽粤,来自秦地者比例也不小,其行商足迹,修建的会馆和秦腔弦律,在巴蜀文化以及戏剧艺术发展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一、秦商文化在蜀地的播迁

据前人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余皆从军入川,及游幕、游宦入川,置田宅而为土著者”^①。因此,清代蜀中竹枝词有云:“大姨嫁陝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

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蜀地谚语“陕西的汉子四川妹,城隍庙的瓜锤好配对”,说的也是这种现象。此外,清嘉庆绥定府《达县志》卷十九载:“今自兵燹之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民国时期《三台县志》卷二十五载:“自兵燹后,流离播迁,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五方杂处,习尚不同。”据清末《成都通览》统计,外省移民入成都籍者,湖广占25%,江西占15%,云贵占15%,陕西占10%,江浙占10%,广东、广西合占10%,安徽占5%,河南、山东合占5%,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陕西客商和民众来到蜀地,经过艰苦创业,形成了颇具实力的“陕西帮”。据有关研究,“明朝时期,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名震全国。并形成了以涇阳、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川、黔、蒙、藏势力范围,以财雄势宏被尊为

收稿日期:2020-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ZD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祥林,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 610036),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雄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戏剧学与文艺美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②。清代至民国，“陕西帮”身影处处可见。在川西北藏羌少数民族地区，自康熙以来，除日用零星交易之外，茶、米、油、糖、烟叶、布匹、丝绸、皮毛、药材、陶器、铜铁制品等，“多为陕甘商人暨四川省内县人经营”^{[1]24}；北川桃龙藏族乡的九成村昔有商号名“九成”，颇具规模，便是陕西籍商人文九成所建，有近两百年历史，是此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和货物交换地^[2]。被山陕商帮奉为保护神的关帝信仰在藏羌地区亦见，如“汶川嘉绒藏族受了汉族影响，还有关王会牛王会”^{[3]236}，汶川羌族村寨屋顶供奉的象征神灵的五块白石之一即代表关老爷。阿坝州金川县历史上因“乾隆平定金川”而知名，四川省民协曾为当地藏族乡村授予“神山文化之乡”（民俗文化之乡）牌子^③。金川县老街有陕西馆及关帝庙。据民国《崇化屯志略·祠庙》记载：“关帝庙，乾隆四十五年建。”金川县城位于大金川河西岸，该庙大殿及戏台尚存，手捧笏板、面如重枣的关帝形象庄严。1940年年底，史学家顾颉刚来到成都附近新津县，写下《新津游记》，其中谈及新津商务时写道：“花纱都在江西、湖北两省商人手里，商、银号的大权又归陕西人包办。”^④巴蜀地区关帝庙多，庙会亦兴盛，促进着乡土经济，如清同治《彰明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单刀会，“兴隆场祀关圣君，鬻农器、骡马，会事极繁”。

入蜀陕人，对于地方行业商品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如，随着移民入川，清前期成都地区纺织业有很大发展，“一些新品种在成都的棉织业中出现，如绒线一业，是纺织业中新创，‘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在内江地区经营棉花的陕商，随着棉花商贸的展开，亦形成颇具实力的“花帮”^{[4]76,251}。又，《成都通览·成都之外来百货及发售所》有“陕西羊糕”，注云“冬至后方有，各

当铺及各陕帮脚子住所”。秦风染蜀，亦反映在民间语言上，如《成都通览·成都之口前话》有“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所谓“口前话”，即常言道也），成都老百姓习称陕人为“老陕”^⑤，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把外出做生意叫作“跑西安”。为了加强川陕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传承秦商优秀文化精髓，四川省陕西商会与四川省招商局、陕西省经济技术合作局联合举办“秦韵之声”民族交响音乐会，以文化为媒，促进川陕两地经济贸易、文化交流^⑥。

陕人行走四方的经商活动，也折射在戏曲中。秦腔《张连卖布》里唱道：“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⑦外籍来川经商之人，多建会馆以聚同乡。根据《成都通览·成都之会馆公所》记载，省城内即有会馆16座，如湖广会馆、陕西会馆、河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云南会馆等；还有近20所公所，如陕甘公所、安徽公所、燕鲁公所等。

陕西街，今之天府广场西南侧，与梨花街相对，因有陕西会馆在此街中段而得名，其实这条街原名芙蓉街（成都又称“蓉城”，因历史上曾多栽种芙蓉树得名），旧有芙蓉桥（其址已不可考）。明代，皇城（明蜀王宫城，今天府广场四川科技馆处）东侧遍种梨树，西侧种木芙蓉，两边形成街道后，分别以梨花、芙蓉命名，两街相对。梨花街至今犹存，芙蓉街却因陕西馆的名声换了街名。今陕西街蓉城饭店院内，陕西会馆主殿尚存，坐北朝南，房屋高大，面宽35.2米，进深14米，脊檩上有“大清光绪十一年重建”的字样。该馆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筹资修建者为旅川陕西商人。相传，过去这里本是污水淤积的烂泥塘，来川陕人买下此地之后，由同乡会发起，让每个从陕西来成都的人带来一

麻袋家乡的泥土,两年后居然把这近一亩地的泥塘填平,盖起了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年),会馆扩建和修葺,“铸铁桅杆二,竖正殿前”(清同治《成都县志》)。大殿后,曾有药王庙,祀陕籍名医孙思邈金身像,后来毁于战火。会馆现存建筑乃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陕籍四川布政使程预首倡,成都“庆益”“益泰”等33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主体建筑为重檐歇山顶式,黛色筒瓦盖顶,底楼擎柱皆为石质,木制门窗雕镂精细,斗枋纹饰彩绘飘逸,整个建筑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末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曾在会馆内设立保路同志会分支机构。会馆门匾“陕西会馆”四个字,乃是于右任所书。川北古城阆中亦有陕西会馆,位于公园路,又名西秦会馆,原为三元宫。据有关资料,其修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先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6次修葺,占地20余亩,今存前殿、正殿、后殿和厢房等。阆中毗连陕西,为川北地区商品集散地,清代嘉、道年间,陕西、江西、湖南诸省商贾纷纷在此设立会馆,以陕西会馆规模最大。

在巴蜀地区,陕西会馆又称陕西庙、关帝庙、武圣宫、忠义宫、三元宫等。距成都不远,罗江是清代文学家李调元的故乡,今属德阳市管辖,县城内亦有陕西街及陕西会馆。地处川北的三台县,昔日县城潼川镇有陕西会馆,其他如芦溪镇、刘营镇、金石镇亦有,芦溪镇的会馆戏楼犹存;此外,富顺镇、金石镇有武圣宫,安居镇、三元乡有三元宫,古井镇、新生镇有三圣宫,景福镇有靖天宫,这些都是陕人修建的^⑥。三台县城的陕西会馆,亦称三元宫,位于解放下街(原陕西街)。原有建筑为一大院落,坝子宽敞,街面牌楼悬挂陕西馆匾额。“大殿供奉真武祖师神像,每年三月初三,为酬神祭祖会期。这时同籍人聚集开会,聚餐演戏,研究处理会馆内外问题。”^⑦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青川,与陕南相邻,昔日亦多陕人来此经商及开发实业,在县城及场镇留下8座陕西会馆,其地名中迄今有称“关帝庙”者。宜宾为川南重镇,历史上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宜宾)”的美誉,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商贾云集,城内建有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广

东会馆等10余处会馆,见证着宜宾作为连接川滇黔商贸之桥梁的历史。沱江边上的石桥古镇,位于简阳城西4公里,来川移民在此先后修建了陕西会馆、两湖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查阅地方志可知,当年巴蜀各地建陕西馆者有不少,如北川、安县、大竹、雅安、邛崃、大邑、营山、威远、云阳等等。从街巷名称看,安县河清镇有陕西街,郫县东街有陕西巷,不一而足。顺便说说,秦、晋相连,山陕商帮都敬奉关羽,如据清嘉庆《邛州志》载,邛崃北街有秦晋公所,主祀关帝,是陕西、山西移民联合修建的,曾设私塾于此,两省移民子弟多人入此读书。成都亦有山西会馆,位于中市街,而“山西馆之豆花”乃是当时名食(《成都通览·成都之著名食品店》)，“山西馆口之广春阁”亦为遐迩闻名的茶园(《成都通览·成都之茶》)。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有云：“锦江院与芙蓉院,多少文人考课勤。若论武功前辈有,府传岳李两将军。”末尾二句注曰：“岳大将军容斋公府子龙塘侧,李将军芳述公府即今山西会馆。”^⑧会馆联结着异乡移民,他们在生活中依然保持着祖先的祭祀和家乡的习俗,锣鼓声声的会馆戏台上,演唱着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如清嘉庆《彭山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为‘关圣大帝降诞’,秦人会馆,工歌庆祝。”当然,会馆看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娱乐需要,这活动本身更具有吸引同乡、凝聚族群的社会功能。

二、秦风秦韵与巴蜀戏曲

在《女起解》的故事发生地山西洪洞,附近有关王庙,相传是“苏三还愿处”。庙内有展室介绍“演出苏三剧种”,其中列有京剧、豫剧、越剧、评剧、曲剧、晋剧、秦腔、粤剧、沪剧、滇剧、汉剧、川剧、湘剧、蒲剧、黄梅戏、河北梆子、绍兴文戏等近20个剧种;又有“苏三故事剧目”名单,列出《洪洞县》《关王庙》《大审》《庙会》等。关于这位古代女子的戏,蜀地舞台上亦有《关王庙》,正写的是王金龙落难时寄居关庙,苏三携银票前往看望相助的故事。被山陕商帮敬奉的关老爷是山西运城人,那里的解州关帝庙以及常平关帝庙规模非凡。纵观巴蜀戏剧舞台,地方戏

中涉及关王爷的剧目不算少(当然,蜀地本是三国文化重镇之一),而秦风秦韵对巴蜀戏曲更直接也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剧种声腔方面。

“川昆别调学难工,便唱皮黄亦不同;蜀曲亢音与秦近,帮腔几欲破喉咙。”1936年5月,“旅蜀三月”的黄炎培作《蜀游百绝句》,写下了他作为异乡人听川剧的感受。事实上,蜀曲不仅仅是接近秦音,后者也直接融入前者躯体中。川剧号称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除了灯调为本地区固有,其余声腔皆随移民从外省传入。其中,弹戏乃以板腔体音乐为主,属梆子系统,源于陕西,又称“川梆子”“盖板子”,乃以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而以梆子作击节乐器。清李调元《剧话》载:“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秦民入川,也带来了他们的家乡戏,从此秦腔弦律唱响在巴山蜀水。据地方志书记载,“乾隆年间,又有陕人张银花随军入大小金川,而随着清初移民和陕商涌入四川,秦腔戏班也陆续入川”^{[5]57};光绪年间,陕班艺人查来喜(查老陕、查师爷)来桂华科社授艺,梁天福、李顺来等陕班艺人到下川东搭班,也是川剧界的史实。陕西秦腔和川剧弹戏的渊源关系,从后者至今保留的剧目和唱腔中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如川剧中弹戏唱腔的【甜皮】(喜调)与【苦皮】(悲调),即类似秦腔的【花音】与【哭音】,彼此在音阶、调式乃至某些唱腔的句式结构上很接近。行中人皆知,当年川剧艺人天籁演唱《八件衣·公堂对鞋》、蒋俊甫演唱《反徐州·公堂》,即腔带“陕味”,别具风格。川剧五种声腔之一弹戏的剧目,既有《反徐州》《战洪州》《梵王宫》等慷慨激越之作,也有《做文章》《跪门吃草》《花田写扇》《乔老爷奇遇》等轻松活泼之作,还有《拦马》《活捉子都》等武功见长之作,不一而足。

川剧五腔之一胡琴,又称“皮黄”(西皮与二黄)或“丝弦子”,音乐结构为板腔体,伴奏主乐器为小胡琴(形如京胡)以及川二胡。川剧皮黄腔尽管源于汉调和徽调(约在清朝乾嘉时期传入四川),但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和四川扬琴而形成地域性特色。剧目多取材于列国、三国、隋、唐、宋历史故事,如《访普》《铡侄》《受禅台》

《鞭督邮》《绵竹关》《檄文诏》《江油关》《马陵道》《三祭江》《马房放奎》等。在川北地区,“清道光年间,入川的陕梆子剧团促进了专唱‘弹戏’的‘太洪班’的建立,相继汉二黄班流入川与秦腔艺人建立了名震川北艺坛的‘义泰班’,促进了川北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①。关公形象在蜀地舞台上很受欢迎,川剧行当中有红生,乃正生(须生)的一种,开红脸,讲究工架,一招一式充满英雄气概,唱腔也较一般正生激昂高亢,多用喷呐伴奏,主要扮演三国戏中威风凛凛的关云长。此外,川剧胡琴戏《下河东》里的赵匡胤、弹戏《大盘山》中的郭大寿,也开的是红脸。这类剧目,因以勾红脸之生角为主,故名“红生戏”。

跟川剧“五腔”相关,尚有行中人常说的“四条河道”,后者乃是“对川剧艺术流派的泛称。四川幅员广大,旧时交通不便,由于区域语音的差异,群众欣赏习惯的不同,同一剧目在不同区域的演出,其声腔、表演等方面各具特色。这种在同一区域较固定的、艺术风格相近的川剧班社,常通过水路流动,活跃于城乡,并拥有一批独特的剧目和出色的演员,形成了以河道划分的艺术流派,有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之分”^{[6]4}。河道不同,风采各异,在演唱声腔上也各有侧重。其中,跟本文话题关联较多的河道有三条。

其一,“川西坝”,以成都地区为中心,本以高腔、灯戏为主而胡琴、弹戏居次,由于“黄本”(川剧名作家黄吉安所编剧本)多胡琴戏如《柴市节》《江油关》《金牌诏》《三伐宋》《闹齐廷》等,加之有天籁、贾培之、浣花仙等一批擅唱胡琴戏的名角,于是胡琴戏盛行于川西坝子。浣花仙(1878—1925)本名李少闻,小名元寿,满族,原籍陕西,生长在成都,起初搭九成班唱灯影戏,后来正式下海,粉墨登场唱川戏,专攻旦行。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讲究吐字行腔,加之精研宫商,又会操琴打鼓,对发展和丰富川剧胡琴戏、弹戏甚有贡献。“他的唱腔融入四川扬琴和陕西梆子,加以创造发展,自成一格,其唱腔华丽、清脆、圆润、纯正,树立起当时人称为‘坝调’(或‘省调’)的流派”即“浣派”,其《断桥》一折,“青儿以旦角扮演,声腔用盖板,名曰《陕断桥》”^{[7]251}。这“川西坝”又分为南、北二路,南路包括今成都所辖

的温江、郫县、崇州、都江堰等地,因靠近省城,剧目、声腔大致相似;北路含广汉、什邡、绵竹、绵阳等地,受梆子影响,不少班社以唱弹戏闻名。清嘉庆《绵州志》载“乐部向有楚音、秦音,城乡酬神赛会在所不废”,当是实情。

其二,“川北河”,以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巴河、遂宁河区域的戏班,以演唱弹戏为主,因川北地区与陕西接壤,多受后者影响(秦腔、渭南梆子等戏班常来川北巡回演出),唱腔带“陕味”也自然,该河道主要剧目有《红梅记》《黄金印》《春秋配》《花田错》《苦节传》《班超》等,且多演《八阵图》《单刀会》《捉放曹》《借赵云》等三国戏。上述太洪班,即以擅演三国戏著称。

其三,便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包括涪陵、万县等地,上演剧目多为弹戏、胡琴及高腔,由于渝州向为商旅往来的重要码头,京剧、汉剧、秦腔等戏班常来演出(据《重庆戏曲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到荣昌演出的天太班,即来自陕地,后来还吸收川剧演员,成为川陕合一的班子^{[8]389-390}),受其影响,该地区川剧唱腔难免带上“川夹京”“川夹汉”“川夹陕”的特点。

“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拨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清康熙年间任绵竹县令的陆箕永,在《绵竹竹枝词》中留下此记载并注云“俗尚乱弹”^⑧,从中不难看出源于秦地的梆子腔在蜀中民间演唱的热闹景象。成都西去有“雨城”雅安,后者所辖有天全(旧称徙阳,西晋曾以此名设县),清人杨甲秀《徙阳竹枝词》有道:“秦腔迭唱间三弦,荡桨人来望欲仙。喜得一城狂拍手,大家随着采莲船。”注云:“元夜,采莲船灯,用俊童装船娘,杂唱秦腔。”从诗中描写可知,秦腔在地接藏彝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也很受欢迎,影响不小。又据《成都通览·成都之优伶》,当时省城戏班有“陕班福盛班”,共计22人。同书“成都之游玩杂技”条中,又有“陕灯影”并注明“秦腔也”,书中图示有三个民间艺人或操弄皮影、或敲锣打鼓、或拉弓奏琴的演出场面,所拉者正是盖板胡琴;还有民间说唱文艺“唱书”,配图文字云:“有瞎子携胡琴者,有女子抱月琴者,有陕人弹太仓弦者,有唱小曲者,每折戏不过费钱四十文。公馆内多喜之,外则贫民沿街聚唱,亦有可听者。”这名叫“太仓”

的乐器,正是“西帮能弹”(《成都通览·成都之音乐及曲牌唱腔》)。

秦、蜀相邻,文化交流自古多多。如音乐工作者所言,川北灯戏的花调类曲牌来源之一即是“‘伸手’于陕北民间音乐(如‘补缸调’、‘郾鄂调’之类)”^[9]。前述浣花仙所搭九成班,乃金堂县皮影戏班子,擅长胡琴与昆腔戏,拿手剧目有《碧游宫》《南华堂》《宝莲灯》等。皮影或灯影戏尽管盛行蜀中,但通过田野访查,“据老艺人说,四川皮影,当初是由陕西商人传来的,距今约有两百多年”^[10]。戏曲史家董每勘在《说“影戏”》中亦持此见,认为陕人寄居蜀地,好以唱秦腔耍灯影娱乐,后来渐渐为本地人仿效,有了灯影班社。民间傩戏方面,“酉阳阳戏,敬关公为戏神”^{[5]67}。舞台戏曲方面,川籍伶人专习秦腔者亦不乏其人,当数“花雅争胜”时期川籍秦腔演员魏长生的名气最大。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无数伶人东角住,顺城房屋长丁男。五童神庙天涯石,一路芳邻近魏三。”注云:“各部伶人都在东顺城街、五童庙、天涯石及东较场一带地方住。魏三初在省城唱戏时,众亦不以为异,及至京都,则声名大噪矣。《燕兰小谱》云:‘魏三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又云:‘观者如堵,而六大名班几无人过问,至或散去。’谓为野狐教主。信不诬也。有别宅在省城内东较场口,台榭颇佳。”六对山人竹枝词又写道:“共解人身神是宝,眼光多受折年多。名优羞老长生死,不见段三曾五么?”注云:“壬戌在京都之魏三死,五城人交口传之。省城中前有段三死,未着之遗裘,尚值七百余金。近曾五死,家亦饶裕。三人均色艺冠一时,虽得年在三四十间,而傅粉调脂皆以花旦始终,未曾少改脚色也。”壬戌指嘉庆七年,也就是1802年。魏三即魏长生,他出生在成都东北部的金堂县,工花旦,是“四大徽班”进京前北京舞台上的佼佼者,一度使秦腔风靡京华。关于这位梨园名角,戏曲史著中多有介绍,在此不赘。

三、发展秦腔弦律的会馆

会馆又称公所(如邛崃的陕西会馆位于北街,又名秦晋公所,见民国《邛崃县志》),由同省、

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修建,是他们祭祀先贤、议事谈商、会试借宿、拜亲宴友、听戏赏玩的地方。其建筑以四合院为主,戏楼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供奉神灵的正殿。会馆戏台上演出的戏剧,既取悦神灵又娱乐大众。来自四面八方的入川移民,各有其信仰,信奉的神灵也各随其籍,如湖广籍祀禹王、福建籍祀天后、山陕籍祀关帝、江西籍祀许真君、广东籍祀南华六祖等。与此相应,这祭祀神灵、聚集乡民的会馆也就兼有了宗教宫庙之称,如禹王宫(湖广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南华宫(广东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武圣宫或关帝庙(陕西会馆、山陕会馆)等等。“桃园三结义”中的关羽作为智信仁勇的化身,又被民间奉为武财神。行走南北的山陕商帮,他们对这位由人而神的红脸关公顶礼膜拜,如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河南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即主祀关羽。移民会馆中,既有作为建筑装饰的戏曲故事雕刻,更有丰富的演剧活动。建会馆、祀关圣、办庙会,成为巴蜀习俗。岷江流域,昔日新津,每逢五月十三日,“俗谓关帝磨刀之辰,城市乡场多演戏庆贺”,这是清道光《新津县志》“岁时民俗”所载。跟关公故事有关的五月十三即“单刀会”,这天“多雨,谓天赐磨刀水”(《帝京岁时纪胜·关圣庙》)。据清嘉庆《温江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日,俗传关帝单刀赴会之期,民间演戏庆贺。”随着历史上关羽神化,蜀地戏班有此班规:“关羽青龙偃月刀为神刀。饰关羽的艺人化妆前要沐浴更衣,以示尊重武圣。”^{[5]495}

会馆祀神演剧在四川多见,是省城的热闹景观。据《芙蓉话旧录》记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前,省城当无戏园售坐之设,除官商团拜及寿贺等事外,只有各庙及各会馆之会戏。然会戏无日无之,且有一日之间,多至七、八处者。每一庙、馆大殿对面,必皆有戏楼,高七、八尺,空其下,为山门进出之路,两旁则为看楼,高与戏楼等。大殿以内皆有内殿或偏殿,一庙多至七、八处,每处皆有戏台,筑土高四、五尺,建台其上,门侧由左、右入。俗呼对大殿者曰‘外台’,在内殿、偏殿者曰‘内台’。外台之戏,无不纵人观览。内台则因面积较狭,有禁局外人观者,亦有不禁者。外台中为巨坝,铺以石板,演剧时,坝内左右各画出一部分,施数尺高之板凳

形如栲比。有专业此者,剧前则运来安设,剧毕后即卸去。时夜戏绝少,白昼剧分三段,若坐板凳观之,每段每人给钱数文。首段曰‘早戏’,人三、四文;中段曰‘正本’,人五、六文;末段曰‘下半本’,人三、四文。台上人每段休息约一小时余。余地则任人立观,有时亦不免拥挤践踏。内台若不禁人,则悉立观,不能施凳矣。至团拜、寿贺等戏,则无不禁人者。”省城成都的外籍会馆,有商建也有官建还有官商合建的,其中以商帮所建者“会戏特多”,尤其是“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剧”,而陕西会馆正属于“商建”^{[1]49-50}。

川南叙永的春秋祠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以精美的雕刻著称,窗棂、门楣、斜衬、穿枋、花牙、额枋、石础等上面,以圆雕、浮雕、镂空雕等手法刻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龙凤走兽、花鸟虫鱼等,工艺精细。祠中所存石香炉,五层四面,镂空透雕,堪称文物精品。香炉的主体画面,雕刻有表现关公的戏曲故事《挑袍辞曹》。画面上表现的,正是关羽一手捋髯、一手持刀挑袍的瞬间,人物传神,造型生动。

自贡是川剧“资阳河”的重镇,自贡井盐称誉天下,有大批来自秦地的盐商汇聚在此,西秦会馆(又称关帝庙、陕西庙)即是乾隆元年(1736年)集资修建的同乡会所。这项工程耗资达白银6万两,历时16年完成。道光年间扩建,费金数万,所占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瑰丽宏伟,堪称蜀地会馆之冠。会馆布局以殿宇、厅堂为主体,周围以廊楼、阁轩等建筑环绕、衔接、呼应,形成环状方形四合院,实融宫廷建筑和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戏楼(献技楼)为三重檐,下檐呈两翼状高翘飞出,使献技楼与顶层戏台(大观楼)联为一体,形成双层舞台。戏楼台口左右,有阁楼二,东为金镛阁,西为贡鼓阁,相向而立,亦有形制稍小戏台。会馆建筑装饰由木雕、石刻、泥塑、彩绘等组成,散布在屋顶、额枋、雀替、楼沿、柱础等处,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剧场面、社会风情、禽兽花草等。如木雕,仅在戏楼及钟鼓二阁前面22.3米长、0.6米宽的楼沿拦板上就刻有的人物350个。拦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含大小不等208个画面,下层用高浮雕展示近20出戏的舞台演出场景,有《游月宫》《忠义堂》《陈姑赶潘》《李逵负荆》《截江夺斗》

《八仙祝寿》等。

地处龙泉山脉中段的金堂县五凤镇,又称五凤溪,位于沱江畔,昔日为客商进出省府成都之要冲,曾经是人声鼎沸、船舶穿梭的大码头,俗语云:“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糖。”小镇靠山面水,五条主街也依地势起伏而建,高低错落,街名分别叫小凤、白凤、青凤、金凤、玉凤,合称“五凤”。窄窄的老街,或为两排房,或为半边街,以凿眼枘榫的方形红砂石条为立柱的民居是当地特色,有会馆、庙宇等古建筑。气度恢宏的关圣宫(陕西会馆),以粗壮的木石为基础柱,前戏台后大殿,皆单檐歇山顶式,宽敞的四合院格局,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顺石阶而上,戏台下方是宽大的入口处,两侧石柱镌刻对联:“神为万国九州主,人自三湘七泽来。”上联言赫赫神迹,下联说迁徙人事,点出该移民会馆的特征。大殿主祀关羽,两侧为回廊式厢房,连接着对面的戏楼,为两层木结构。檐角飞翘、梁柱高大、台口宽敞的戏台,顶部天花板残存多幅绘画,其中一幅画面为“桂湖”,山水、树木、人物历历可见,题记“道光戊戌秋月朔日”、作者“凌九皋”,字迹清晰。戏台正面两侧石柱亦镌刻对联,文字有损毁,上联为“……文漫道无根将相”,下联为“……佞分明有象春秋”。推测之,上联首缺字或为“戏”,下联首缺字或为“忠”,正所谓“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这出将入相的戏场上蕴含着褒贬忠良奸邪的春秋笔法。台柱雀替上,有戏装人物雕刻;台口沿板上,刻着左右旋转的“卍”字纹及刘海戏金蟾等图像。20世纪80年代,从五凤镇古戏台墙壁上还能看见“西秦隆胜班拜”的字样,以及来此献艺的该陕地戏班演出《战洪州》《雷峰塔》等剧的题记^{[12]966}。五凤镇距离成都东边的客家名镇洛带不远,这里亦多外省移民,除了关圣宫,还有南华宫(广东会馆),后者的清代戏楼及大殿也保存较好。

“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此乃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所写,这组竹枝词刊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作者自称“风土人情皆纪实”。从前人记载来看,清代省府成都,陕西会

馆的演剧活动尤其火爆。相传,“陕西馆之戏台为鲁班所修建,并有铁桅杆”(《成都通览·成都之怪谈》)。口头传说自不可信,但该会馆有戏台且戏台名声不凡是无疑的,尽管这戏台今已不存。定晋岩樵叟是“侨寓成都近廿载”的外乡人,他这组记述蜀土风情的《成都竹枝词》,据其自序,乃是“暇日偶阅六对山人成都竹枝词百首,洋洋大观,不觉技痒,亦效颦作五十首”。

蜀地产蜀锦,成都旧称“锦城”。六对山人姓杨名燮,成都人氏,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其《锦城竹枝词》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七月,其中屡屡写到各方移民的生活及习俗,也不止一次写到陕西街,如:“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交界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注云:“正阳门前名‘回回窠’。成都人呼回回为‘回子’。‘默德那’即回回祖国,回人每称之。”陕西街跟驻扎旗人的满城相邻,以半边桥为界;又距离老皇城附近回民聚居地(金家坝一带)不远,所谓“三交界”即指满、汉、回多民族居住在此的状态。关于陕西会馆的演剧习俗,六对山人记载如此:“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何以如此呢?想必跟来自北地的秦人性情爽快及看戏习惯有关,据该诗自注:“省城演戏,俱不限以时,独陕西会馆约放纸爆为节,头爆二爆三爆,三爆后不开场,下次即不复再召其班。京都戏园子,必先打头通鼓,次打二通,又次打三通,三通打则人齐开场矣。又本京人以打头通为吹迎合。”如前所述,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是胡琴戏、弹戏盛行之地,省城陕西会馆的演剧盛况,与之是否有着某种并非偶然的瓜葛呢?这倒是治蜀地戏剧史者可以深究的。陕西馆演剧的火爆场面持续的时间不短,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自称“彭东八十岁野人”的吴好山在《成都竹枝词》中还写道:“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高高的铁桅杆是秦人会馆的显眼标志,如此景象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源潭镇所存陕西会馆仍能见到。该馆有铁旗杆一对,置于大殿南中轴线两侧,用生铁铸成,呈六棱柱形,直径0.2米,高17.5米,共7节,分别插在雌雄铁狮的背上^⑧,不能不说是相当气派的。至于说蜀地

秦人会馆一年要演出上千台戏,这是否有夸张成分尚待考证,但入川秦人对他们会馆戏台上的锣鼓梆板抱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趣,当是不假的。看来,前人所谓“一派秦声浑不断”(陆箕永《绵竹竹枝词》)、“会馆戏多看不难”(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未必是虚言,蜀地省城这以高高的铁桅杆作标志的陕西会馆就是典型例子。

注释

①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免于繁琐,本文此后引该书者,恕不再注。②拓玲《透过山陕会馆回望秦商辉煌》,http://www.xawb.com/gb/news/2007-12/14/content_1403163.htm。③《省民协授牌金川县万林乡为“神山文化(达委达乌)之乡”》,http://www.folkartsc.cn/contents/28/159.html,2015-12-03。④《风烟望五津》,新津县教育局、文化局编印,1994年9月,第6页。⑤20世纪20年代四川相书(蜀地曲艺)节目有《老陕推磨》,是名艺人曾炳昆的拿手段子,其中人物边推磨还边唱“陕五更”。参见夏本玉《“四川相书”天府一绝》、车辐《怀念四川相书大师曾炳昆》,二文载《四川文苑》2008年第1—2期合刊。⑥《反思秦商文化——振兴陕西商帮——访四川省陕西商会会长李春林》,陕西日报记者崔春华报道,http://www.y-shion.cn/Forum/view.asp?id=73。⑦《透过山陕会馆回望秦商辉煌》,http://www.xawb.com/gb/news/2007-12/14/content_1403163.htm。⑧赵长松《清代的三台移民》,载《移民与客家文化》,三台县客家联谊会编印,2001年10月,第92-95页。⑨杨宇平《清代三台人建立客家会馆情况》,载《移民与客家文化》,三台县客家联谊会编印,2001年10月,第120页。⑩《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4页。下文所引竹枝词及注释见此书者,恕不再注。⑪《四川省各市、地、州戏曲综述汇编》,四川省艺

术集成·志办公室、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编印,1990年3月,第147页。⑫陆氏笔下原本写作“乱谈”,即乱弹,并云“余初见时,破骇观听,久习之,反取其不通,足资笑剧也”(《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他是江南人,身为士大夫,有此议论并不奇怪。⑬《唐河县陕西会馆》,http://tanghe.h114.cn/guide/detail/478/461978.html,2007-12-27。又据《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社旗县山陕会馆亦名山陕庙,在其颇具规模的建筑群中,戏楼背面门外亦有“一对盘龙铁旗杆,直插云天”。

参考文献

- [1]羌族社会历史调查[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2]李祥林.北川桃龙藏乡的龙王庙[J].文史杂志,2018(4):96-99.
- [3]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4]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 [5]中国戏曲志·四川卷[M].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5.
- [6]胡度,刘兴明,傅则.川剧词典[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 [7]成都市志·川剧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8]重庆戏曲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9]彭涓.川北灯戏:一个独立的剧种[J].艺苑求索,1991(2).
- [10]郭长林.四川皮影简介[J].美术,1963(3):41-65+69.
- [11]周询.芙蓉话旧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12]雷喻义.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The Influence of Qin People's Entering Sichuan on Bashu Traditional Opera and Immigrant Culture

Li Xianglin

Abstract: The immigrant culture can't be ignored when we study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Sichuan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China, known as the "immigration province". Immigration to Sichuan has a wide influence on Bashu cultur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bone marrow. From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Sichuan and Shan'xi border, Qin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entering Sichuan, mutual cultural interaction, exchanges so far. In ancient Sichuan, there were five large-scale migrations from Qin Dy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xi people'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opera theme. The more profound influence of Qin style and Qin rhyme on Bashu traditional opera is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opera types and tunes. The guild hall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entertainment needs, but also ha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ttracting fellow villagers and gathering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Bashu culture; immigration to Sichuan; traditional opera; guild hall; drama style and tune

[责任编辑/原孟]